

福建通志

第陸拾壹冊
列傳

K295.7
1

福建列傳卷十

宋七

鄭穀字致剛建安人重和元年與兄穀同登進士第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監南京酒稅宣和六年以御史中丞陸德先荐入爲御史臺主簿金人入汴張邦昌僭號高宗建元帥府濟川穀挺身往見及卽位擢監察御史建炎二年遷右司監奏乞移駐建康控大江以爲固黃潛善汪伯彥抑不行未幾遷右諫議大夫金再寇維揚穀從高宗渡江高宗顧曰不用卿言故至於此帝至杭州穀乞擢吳中之秀及避地賢俊充臺省監寺之任從之金兵旣焚揚州去穀言揚州乃江淮要會地金得而不守宜乘人心未離速命大帥鎮之以捍淮浙詔從其言潛善旣罷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穀三疏言潛善致敵殺民伯彥附潛善致敗今乃裕然服美官任職何以釋人怨二人因落職時苗傅劉正彥擅亂擁兵行宮門外烏王淵首捕斬諸內侍逼尊高宗爲睿聖皇帝請元祐太后垂簾而立皇太子穀廷

立面折之未能奪乃求去將走平江金陵與張浚呂頤浩議興復太后欲留穀爲助且以朱勝非言穀面折二凶狀拜御史中丞時苗劉竊威福肆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穀極言黃門宦者本以給內廷供掃除若俾與政事兵權則言恭慘毒無厭無已今當痛革前弊並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權納賄者屏之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初自朝廷國勢尊矣仍諭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餘當聞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以昭尊君之禮太后恐傅等害穀疏留中穀請付外行之使傅等知所畏縮雖以橫逆加臣臣死職也又論錢伯言黃頤棄城呂源梁揚祖擁兵而逃今願罷官湯祖落職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以勸懲詔竄削有差及傅等謀以簽書樞密召頤浩以禮部尙書召張浚浚不受命與頤浩義勤王且言正彥以改圖二人大怒脅太后貶浚安置郴州穀恐謫命下將士觀望不盡力上疏論浚不當謫而乞留頤浩退告宰執朱勝非唯唯而已穀乃遣所親謝繼煥往召爲服賈人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上設謀大

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退無驚三宮因賦杜鵑詩令密示諸同署浹等
泅然之因進次吳江傅正彥聞勦王兵大集懼甚召百官宣太后詔以睿
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太后臨朝聽政穀抗
疏爭曰睿聖皇帝承正統已二年矣一旦專爲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
垂簾聽政雖倉卒於理未順今以太上皇之尊遽降爲大元帥自古未有
昔舜禪禹命禹祖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唐睿宗傳
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則無不可者望收還
手詔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大事太后仍與今上皇帝同聽政以安人
心疏入殿中侍御史王廷秀繼之太后召穀與廷秀同議穀力爭詔書不
可宣於外傅厲聲起曰我不知書索馬欲歸穀挽傅衣帶令坐曰太尉欲
圖非望殺某乃可太尉自言不知書書中所言亦人間常理耳君臣卽父
子也天下有子使父不得爲父乎果然義師四起太尉且滅族矣聲色俱
厲傅無以答正彥曰某等豈敢負國恩惟朝廷所命事遂寢翌日除穀端

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戮力謀反正越二日高宗復辟浚等至臨平
戮謂傅正彥曰勤王諸公未知二太尉復辟之功恐眾怒未息兩軍相向
妄有殺戮今欲暫除二太尉使職領重兵在外少避俟諸公入城具二太
尉忠義使三軍曉然無疑然後大用未晚傅正彥感泣聽命穀卽奏除傅
江南置制大使正彥副使並出之纔開闕浚等兵已到城下遂戰傅等敗
走是日進穀簽書樞密院事高宗手詔賜穀深褒之高宗幸建康留穀衛
太后謂左右鄭穀兵民所信愛俾護太后駕須其至將任焉是秋七月卒
年五十七贈七官賜諡忠穆執政甫八日高宗甚悼之常賻外特賜田十
頃第一區以撫其孤長子璵簽書邵武軍判官次琪承奉郎

楊龜山集宋史南宋書閔

書道光舊志

鄧根字深伯邵武人重和元年進士建炎初知秀州崇德縣有風力杭州
軍校陳通作亂根同經制司屬官鮑貽遜率槍杖手與戰已而御營統制
辛道宗軍次秀州而潰道宗奔還鎮江亂兵擁高勝爲首攻秀州遂迫崇

德根善射有勇略力卻之明年盜徐明犯境根復討平之吏部侍郎劉珏薦於朝轉通直郎會金帥宗弼兵至守臣程俱遁去宣撫使周望之用州民所請命根攝知州紹興末除直祕閣爲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尋與祠

歸弘治嘉興府志道光舊志

謝嚮甄寧人宣和三年進士靖康末嘗奉詔至閩中募兵援奉議郎苗劉之變張浚等師至平江鄒穀欲求慎密有膽氣者走告城中事嚮請行變姓名微服爲賈人以往事平除御史臺檢法官建州叛卒葉濃等陷福州命嚮爲本路提殺官濃伏誅奸民范汝爲繼作亂神武副軍都總制辛企宗駐邵武遣嚮持金字牌往招之汝爲聽命錄勞遷朝散大夫已而汝爲再叛知鉛山縣姚舜恭劾嚮黨賊詔追奪嚮出身告勅械赴行在卒於道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初宣撫使孟庾械施達及招撫官謝嚮葉棠赴行在且言嚮等三人與汝爲同情反叛索嚮必非黨附汝爲者自不可與施達同日而語時持以不善措置爲舜恭所劾耳

道光舊志

祖秀實字去華浦城人父治熙寧六年進士秀實弱冠由鄉薦貢入太學

宣和二年田上舍生釋褐第一人賜及第除國子監博士靖康二年金兵陷京師其酋帥索米於太學秀實叱之酋擊以劍絕而復甦高宗立聞秀實名召拜禮部郎中兼遷中書舍人車駕駐蹕揚杭二州及幸會稽皆扈從每營張浚爲恢復計以朝廷主和議力求補外除直龍圖閣出爲福建轉運使害民之事一切釐革賦入率先諸路丐祠養母尋起提點廣東刑獄專以修教化勵名節爲務復以母老請祠改知泉州未赴知徽州值歲歉募民修城或爭之曰吾出粟募民民得食而吾得其用何爲不可召除禮部侍郎辭歸而卒積階至朝議大夫孫世英字穎仲年十七領鄉薦紹興三十年擢進士張浚開府建康世英上樸論十篇浚留置幕中調池州貴池主簿教授衡州課士一遵胡瑗遺法改知洪州南昌縣南昌爲江西劇邑世英嚴立條教不以役攝民不以獄委吏發奸摘伏令信於下歲饑成常平米數萬賑之區畫悉有條理通判融州薦知容州卒之日宅無一畝產無一金世稱爲清白吏

黃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三年進士紹興初調衢州教授召見改守軍器監承六年輪對奏言縣令付銓曹專用資格曷若委郡守汰其尤無良者高宗然之逾月遷屯田員外郎明年轉比部員外郎徙吏部祖舜嘗從胡安國學持論不阿爲時相秦檜所扼久不得進十八年出主管南外敦宗院檜惡泉州守趙令衿諷臺諫誣劾令衿贓私奏遣知興化軍傅自得體究自得見祖舜而問焉祖舜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恕可也自得然之奏上令衿得不重坐檜死赴銓得通判泉州將行疏言取士先實行而後文藝今有抱道懷德之士老於韋布乞自科舉外有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古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留爲倉部郎中遷右司郎中二十九年權刑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司時方修吏部七司條法祖舜請將舊法與今事體不同者立爲叅酌參照二門高宗曰祖宗成憲不可廢也存之以備參用甚當論詳定官依所議施行數月特旨兼侍講進論語講義高宗命金

安節校勘安節言其詞義明粹下國子監板行詔令薦所知可備將帥者
時浙江兵馬副都監李寶初離鎮江軍祖舜薦寶勇足以冠軍智足以料
敵詔以寶爲帶御器械其後果有膠西之捷三十年兼權給事中初張俊
卒後其家奏留幹當墳莊等使臣五十六人祖舜言武臣素食進崇秩曷
以勸功乞爲限制遂詔勲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楊愿家乞遺表恩祖舜言
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寢其命是年冬除試給事中明年秦熺卒贈太傅
祖舜言秦檜擅作威福殘害忠良其子熺實與謀議今乃贈以太傅之秩
復與之遺表恩澤寵命橫加殊駭物聽疏入退還所降指揮祖舜立朝侃
侃每有奏陳高宗無不稱善尋除同知樞密院事金王亮率師犯淮大將
劉錡病不能軍都統制王權棄廬州遁而鎮江中軍統制劉汜復敗於瓜
州高宗怒欲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諫曰權罪當誅然權誅而汜不可貸貸
汜而誅權是謂罪同罰異且劉錡有大功於國今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
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毋爲敵所快乎高宗納其言

乃止孝宗卽位兼權參知政事隆興元年引疾乞解機務罷同知樞密院
事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乾道元年正月提舉太平興國宮三月卒贈銀
青光祿大夫諡莊定祖舜學通諸經著有易說國風小雅說禮記說及歷

代史義凡數萬言又有遺文十五卷

南宋書閣書道南原委東越
文苑湖廣總志道光舊志

陳最字季常長溪人宣和三年進士調新昌縣丞會杭卒叛最單騎見賊
以理論之賊曰此公忠義虐之不祥遂送最歸事平召對稱旨高宗諭宰
執曰陳最人物可愛議論亦佳紹興九年轉左從事郎疏論河南之民自
金人蹂踐以來習於戰鬪且懲前日之殺戮欲保鄉井全骨肉至於依險
築寨其備禦之計可謂詳矣適丁此時因其部分申以府兵之法使自爲
守民必樂從詔下東京同留守郭仲荀措置尋佐禮部郎鄭剛中宣諭川
陝與金人分畫地界時賀景仁之子與金使烏陵贊謨偕來屢與最爭最
責之曰子先世受本朝大恩何乃若是賀氣沮卒從所議還朝以聞高宗
嘉之以論通和非長久計忤秦檜出知興國軍

閩書道
光舊志

張致遠字子猷沙縣人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四年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得召對充樞密院計議官建寇范汝爲已降復叛相傳招安官謝嚮葉棠受賊賂陰與通致遠謁告歸知其情白宰相執請除其根柢於是捕嚮棠及施宜生付獄詔以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討賊韓世忠輔之辟致遠爲主管機宜文字明年賊平添差兩浙轉運判官紹興四年除殿中侍御史奏言廣東循惠韶連數州與郴虔接壤自鄰寇侵入韶連疲於守禦而廣州之觀音惠州之河源循州之興寧千百爲羣橫行肆掠吳錫允還湖南韓京素稱怯弱朝廷近遣趙祥招捕虔寇因降德音開其自新之路廣東與虔犬牙相錯魁首多是虔人願令祥與京相爲聲援諭虔守與廣東帥臣審度事宜鋤強梗而貸脅從庶幾良民免禍仁政得行從之復言淮南營田四五年不聞獲斗粟今江北流寓失所者甚衆而淮南耕夫多在南方樵芻自給乞委逐處守令誘之歸業檢括荒地許人請佃異時糴其贏餘亦足以省轉餉詔戶工二部相度申尙書省初江西帥臣

胡世將請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上疏言折納絹錢本以少寬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歛也得免增是冬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趙鼎力贊親征朝士尙有懷疑致遠奏曰金人所以敢大入者以我猶如向來不習戰爾陛下若戎輅親征必敗敵謀高宗曰正朕志也擢侍御史令扈從五年正月金兵北去致遠上言自昔立國者兵不貴多貴於有用財不患乏患於無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今民以力田爲苦而游手者軍伍收之避役者度牒假之強悍者盜賊死之一人耕百人食本先瘠矣臣以爲善理財者宜講利源利源不講權柄下移酒稅利源也而諸將侵之通都大邑沽肆成市巨艘連載旗幟縱橫皆以軍器園易爲名商販之人復請買牌假其聲勢有司不能訓也茶鹽利源也而堂吏私之往往窺弄法意自爲販賣去歲用李仲儒守法示信入納漸廣無故而罷既輟而復變者皆吏之爲也銅鐵利源也而大賈擅之比屋鬻器取值十倍海舟販漏遠出山東雖有提點兩司何嘗料理且如嚴州神泉監其所隸兵

卒凡百人所管銅鉛等物亦數萬計罷鑄寢久監官坐享俸祿兵卒散充
他役餘路可知矣常平利源也而憲司忽之名存實亡乾沒無限增納者
諒亦不少緣多勢利之家遂緩於追逼而重疊請受邀冒軍功者無論矣
利源既涇而用度復無節戶部號稱職者不過賣度牒官告借苗稅淨利
而已士大夫紛紛言利增添酒稅復置市易換給祠部甚者請權福建之
鹽皆非良策也宜於三司精擇副使罷坑冶提點並歸諸路漕司以常平
茶鹽合爲一官稍重其選或憚於改爲則姑以戶部官吏依倣三司任以
職事通計經常量入爲出先務節省次及經理則財用將不可勝用矣疏
戶部限十日講究以聞先是朝廷權奉神主於同文館已而詔臨安修
八屋十間以充太廟致遠言陛下頃委江東帥漕繕治建康路百司倉庫
儀權奉太廟神主於同文館中外聞之靡不怵蹈咸謂陛下進都之意決
矣竊聞別有營造若將安於羈旅者臣之所未喻也臣聞漢高祖有言吾
萬世之後老思豐沛今中原卽隔絕而陵寢故在京師雖未復而廟社猶

存顧澤國偏方正使九筵複棟臣恐祖宗在天之靈未必樂此望將別建
太廟指揮改付建康營造以繫將士軍民之望有旨隨宜修蓋不得過興
工役然竟不盡用致遠言也左朝奉大夫劉黻以明堂恩乞任子許之致
遠論黻出身冒濫宣和末獻玉帶於王黼得改京秩仍取倖門何以厲世
磨鈍命乃止汪藻以龍圖閣學士知撫州致遠言藻素多玷闕白簡俱存
法行自貴始先罷藻彼歎於中者自望風投劾而去藻由是免歸致遠鯁
亮數論事高宗嘉之賜五品服尋爲戶部侍郎疏奏比年以來士大夫專
意營私不卹國事寧負詔旨而不負權勢之請託寧緩貢賦而不緩親故
之券給寧闕軍餉而不闕公使之饋遺冗員當省方且擬置窠闕以私辟
舉攝局當罷方且差出僚屬以徇干求賣官田則以私室租貸而謂不可
行糶酒務則以官吏廢併而多爲之說賊奸不案發以善應副爲有才簿
書不鉤考以便移兌爲得計脫有緩急上不過告訴朝廷以求支降下不
過厚斂百姓以紓已責陛下縱欲大有爲於天下臣固知其未可也願詔

百官各體國事各重民力諸大臣額員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六年以母老乞奉祠除顯謨閣待制知台州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廣降致遠選留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業復遣廣討他郡諸盜數月悉平八年再召爲給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十八

八閩通志道光舊志

何昌世字正卿崇安人宣和三年進士建炎中爲台州司理金人南下高

宗航海避敵官吏望風遁去昌世獨迎駕入城高宗問何官昌世以職名

對高宗慰勞再三剪御衣尺許書曰朕南渡以來事力未辦獨汝盡忠爲

國可執此爲券紹興初特改宣教郎除大理寺丞終司農少卿

崇安縣志道光舊志

朱倬字漢章閩縣人

中興館閣錄作長樂人閩書作長溪人

祖敏修元豐八年特奏名授建

州崇安縣尉遷知南安縣父廷佐政和二年進士官太學博士倬生而秀

異曾祖妣周疾亟撫之曰是必興我家恨不及見之少長誦書日萬言父

愛之寢食必俱朱氏世傳易侔尤精邃未冠以鄉舉至京補太學內舍生
丁母憂哀不勝衣登宣和五年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縣主簿建炎中金人
寇江南居民求避地侔爲具舟給食全活甚衆亡何告勞於郡郡令侔開
實俾爲蠲田租至九分或全免守怒既知侔秉志堅確乃侔攝縣事張浚
薦侔召對除廣東路茶鹽司幹辦官再用薦改除檢察福建廣東西經募
財用所屬官紹興四年監察御史明橐宣諭廣南獨謂侔曰宜興定至脫
民於死者非公邪民至今思之還朝奏侔治績且言廉正公一身不爲勢屈
詔進官一等七年橐再薦於朝時方以劉豫爲憂得召對侔案其必敗因
論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今西北之民已思見官儀矣陛下當大圖天下
勿小小傷之因舉咸平中以戶口增減爲計臣之殿最祥符中以雪活冤
獄爲憲臣之上第願申戒有司勤卹民隱高宗嘉納特改左義郎以與宰
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紹興府參知政事張守帥浙東又奏薦於朝除教
授諸王宮會育邊警浙制置使梁汝嘉以侔詳練表攝參謀官有羣寇就

擒屬倬與呂檜中鞠之倬獨黥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受財宗安日有獲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大父謂此飢民剽食耳未可盡以三木繩之也悉緩其罪不以微賞今吾其可愧大父乎知大宗正事趙士奎爲其材除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言者探檜意劾倬諂附李光燾亂是非延罷職奉祠倬避檜禍十餘年不出檜死起爲南劍州通判建寇阿魏聚衆數千劍與壤接而卒悞不可用倬以信實擒獲一境賴之遷知惠州陞監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宗曰朕猶憶之卿久淹何所倬曰厄於檜高宗然其論曰惠陽去朝廷遠賴卿撫百姓如朕親撫之目送倬去高宗問大臣曰前日之對誰爲薦之曰守臣陞辭常典也高宗令亟召對政府有未知倬者曰已去矣遂除國子監丞還視事八閱月以職事轉對建請勸卹曰隱明年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二三大臣亦未知高宗意也忽特旨曰今在內除提舉令朝辭上殿蓋爲倬設也倬首登對高宗曰近來內臺輕今卿以朕親擢之人出爲部人皆知內外之任維均又曰人不知卿